

克雷格·基纳博士，马修，第二讲， 可靠性第 2 部分和奇迹第 1 部分

© 2024 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 2 场会议，可靠性，第 2 部分，以及奇迹，第 1 部分。

在上一节中，我们讨论了福音书的可靠性，我们如何从历史上了解耶稣，以及福音书作者希望我们学习耶稣的信息并从耶稣的生活中学习信息的方式，这与你对于古代传记作家的期望是一致的。

现在，我将继续讨论福音书本身的一些更具体的细节。福音书中保留了一些独特的早期特征。现在，这并不是说其他事情不早。

只是说，当你将某些内容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你会经常使用你所翻译的语言的习语、修辞手法，并且你会使用与文化相关的插图。所以，就福音书而言，你知道，福音书是用希腊语写的。耶稣可能有时会说希腊语。

他可能会说两种语言，但在加利利可能通常说阿拉姆语。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福音书有很多材料被翻译了，我们会期望，如果翻译得很好，我们会期望它使用希腊语修辞手法等等。但福音书实际上常常保留了早期的修辞手法。

他们特别保留了犹太和加利利的说话方式和图像等。因此，在福音书的这些早期特征中，向希腊语的过渡可能发生在最早的耶路撒冷教堂，那里的一种共同语言是希腊语，因为耶路撒冷有很多说希腊语的人。大多数加利利人，至少在下加利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说双语。

他们会说一些希腊语，但许多从地中海其他地区定居的外国犹太人只会说希腊语，或者至少不会说阿拉姆语。所以翻译可能很早就进行了。懂一种以上语言的人都知道，这是可以相当准确地完成的。

我的妻子同样来自刚果，她会打电话与我们的家庭成员交谈，她会与Munu Ketubah 或Kitsangi 中的一个人交谈，然后她会说话和其他人用法语。我会对她说点什么。她会用英语回答我。

她还可以做一些林加拉语。我的意思是，她可以使用五种语言，并且她可以非常准确地从一种语言切换到另一种语言。我不会告诉你关于美国人的笑话，至少是美国的盎格鲁人，他们只说一种语言。

但无论如何，当耶稣的话语被翻译回阿拉姆语时，我们常常会听到阿拉姆语的节奏。现在，将某些内容翻译回另一种语言是非常假设的。有不止一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至少这些谚语通常反映了一种特定的节奏，就好像它们以一种易于记忆的形式给出，就像许多其他犹太教义一样。我们有犹太或加利利修辞格、格言或思想的例子。类似的短语，你听说过，或者当耶稣说情欲夸张地构成通奸时。

二世纪的拉比以实玛利学派是这么说的。希腊人永远不会这么说。对某人的衡量就像对别人的衡量一样，马太福音 7:2 和路加福音 6:38，他们称之为提示材料。

在尝试从别人的眼睛上取下芯片之前，先从自己的眼睛上取下光束。同样，在马太和路加之间共享的材料中。这句话，我该拿什么来比较？这是介绍比喻的常见方式，耶稣也是这么做的。

某某就像是介绍寓言的常见方式。一些早期的新约学者常常说，耶稣的比喻的解释一定是后来的。但实际上，古代的大多数犹太寓言确实都有其解释。

因此，耶稣的解释与这种做法是一致的。主祷文的前半部分与当时在犹太和加利利使用的犹太祈祷非常相似。事情是这样的。

愿你伟大而光荣的名字受人尊崇。愿你的王国早日降临。法利赛人的离婚问题反映了耶稣这一代法利赛学派之间的争论。

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争论先清洁杯子的内部还是外部。人子，顾名思义，就是人的儿子。嗯，这是很好的阿拉姆语和很好的希伯来语，**Barnish ben Adam**，但是它在希腊语中完全没有意义，就像它在英语中毫无意义一样，“男人的儿子”。

因此，它保留了耶稣自己的说话方式。移山是犹太人的比喻，指的是完成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犹太教师们互相争论哪条诫命是最大的，这就是他们向耶稣提出的要求。

耶稣根据希伯来语的常见开头词“**Vayehavta**”，将两条最伟大的诫命联系起来，“你应该爱”。这是一种常见的犹太解释技术，根据共同的关键字将文本链接在一起。巴比伦犹太教师谈到的事情就像大象穿过针眼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

嗯，在朱迪亚，最大的动物不是大象，而是骆驼。耶稣谈到骆驼穿过针眼。所以，我们有很多这样的。

这些只是例子，但我们在马太福音和整个福音书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它们反映了耶稣自己的环境，而不是后来教会的环境。这是最早的加利利门徒所共有的环境，但同样，这些人也能最准确地保存他的记忆。此外，目击者在教堂中仍然很重要。

教会领袖和几乎所有学者都同意保罗写了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书。如果你读过《哥林多前书》，你就会知道没有人会编出《哥林多前书》。我的意思是，它是针对当地科林斯式的情况而设计的。

但根据加拉太书第 2 章和哥林多前书第 15 章，教会的领袖是像耶稣的兄弟一样的人，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即彼得和约翰。这些人是教会的领导者。他们是教会中最有权柄的人，在教会中影响力最大的人。

他们是耶稣的目击者和门徒。就耶稣的整体事工、他的正直和他的复活而言，谁会因为明知是错误的错误主张而死去呢？人们总是因为错误的想法而丧命。但谁会为了一个明知是错误的想法而去死呢？门徒显然相信耶稣。

他们显然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是证人。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在这方面的诚信。

福音书引用了妇女对复活的见证。尽管在犹太圈子和外邦圈子中都对妇女的证词存在偏见，但事实上，罗马法和犹太法都规定，妇女的证词价值低于男子的证词。在那种文化中，福音书作者不会编造这样的故事。

我们一直在谈论路加福音1:1，路加可以得到的书面资料，路加在第2节中从目击者那里得到的口头资料。但是在第3节中，我们发现路加能够调查或探索这些事情。路加能够确认这些事情，查看资料。第3节，所以，既然我自己从一开始就仔细地调查了一切。

嗯，这就是希腊化的理想。路加写作时盛行的东地中海理想是去查看事物、查看地理并咨询目击者。你不必仔细研究翻译它。

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透彻的知识。但卢克从哪里得到如此详尽的知识呢？再说一次，希腊化的理想，他会咨询目击者。那么，既然卢克可能来自更北的爱琴海地区，那么他在哪里可以接触到目击者呢？如果你看《使徒行传》，路加福音第二卷，它从使徒行传16章10节开始讲到我们，“我们”持续一段时间，停顿一段时间，重新开始，然后继续进行到最后。书。

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意思是什么？通常这意味着我自己加上至少其他人。好吧，学者们，我们有时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有时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来谋生。这是学者们有时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地方之一。

有些人声称我们是一种虚构的文学手段。问题是该装置在古代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证实。当我们在小说中看到它时，显然它是虚构的。

但是，当你把它写在历史著作中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使徒行传》就是这样，而且我写了四卷本的使徒行传注释，当你把它写在历史著作中时，我们在历史上就被认为是作者通常也包括其他人。嗯，有人说它可能是旅行日记留下的，这解释了详细的细节。嗯，它可能是旅行日记留下的。

但请记住，正如路加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中所说，他有许多可用的资料来源。他在其他地方不包括“我们”。除非他在这一点上成为一名无能的编辑，仅凭这个来源，大概我们的意思就是古代文学中其他地方的意思，即路加在那里。

现在，许多学者认为路加不在场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说，路加的一些想法与保罗的写法不同。这是真的。但没有人声称路加就是保罗。

没有人声称使徒行传是保罗写的。每个作家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事物。这并不奇怪。

他们会强调自己的重点。他们所说的路加和保罗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他们说保罗违反了律法，而路加则支持律法。但今天大多数学者都承认保罗并没有违反律法，这是对保罗的误解，而这种对比正是基于这种误解。

无论如何，我们当保罗从特罗亚前往腓立比时，保罗与他在一起。保罗离开腓立比。我们停下来。

多年后，保罗回到腓立比。我们再次拿起。现在，如果你弥补在场，你会认为你会弥补在复活时的在场。

你会弥补五旬节在场的事情。但相反，当保罗旅行时，我们只是在场。我们一直处于后台。

他不是写自己，但当他是旅行团体的一员时，他确实包括了自己。如果你看一下“we”出现的地方，它包括从使徒行传 24 章到 27 章长达两年的时间。我们看到保罗在犹太被监禁了长达两年。

当保罗前往罗马时，路加仍然和他在一起（使徒行传 27:1 和 2）。这向我们表明路加在犹太度过了长达两年的时间，其中大部分时间可能是在沿海的凯撒利亚。但他有足够的时间与目击者交谈，其中包括他遇到的一位目击者，耶稣的兄弟雅各。所以这可以解释他的婴儿期叙述，即其来源。

他花了很多时间和一个可能不是目击者但肯定认识目击者并且有很多他的故事的人在一起。在使徒行传 21 章中，他在福音传道者腓力的家中度过了一段时间。因此，无论如何，路加确实获得了这方面的大量信息。

路加在路加福音 1-4 章中还诉诸了教会中已经众所周知的知识。他对提奥菲勒斯说，他将这本书献给提奥菲勒斯，以便你可以知道你所学到的东西的确定性。现在，如果我对你说，你还记得上周你和我一起坐下来吃胡萝卜吗？除非你是我的妻子和孩子，否则你可能会对我说，我上周没有和你一起吃胡萝卜。

我真的无法说服你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至少我不能轻易做到这一点。如果路加书中的内容不是提奥菲勒斯已经知道的事情，那么路加不会对提奥菲勒斯说，我正在证实你已经知道的事情。

至少《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的基本故事是提阿非罗已经听说过的。这在早期教会这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已经是教会中的常识了。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12-12 中引用他的听众所知道的他所行的神迹时也是如此。

他向哥林多人引用了这一点。他说，你看到了。所以，这不可能是他编造出来的。

其他证明福音书可靠性的证据。后来关于教会的核心辩论消失了。二十五年了，不，甚至在耶稣复活二十年后，教会中的主要争论之一是，外邦人是否必须受割礼才能成为耶稣信徒团体的正式成员？好吧，如果早期的基督徒编造故事，你会认为有些人会编造说法，“是的，你必须受割礼”，而其他人会编造说法，“不，你不必受割礼”。

福音书中没有关于这一点的说法，这向我们表明教会没有捏造事实。他们准确地传承了从耶稣那里得到的东西。同样，新约最早的作者保罗有时也会证实对观福音书中的内容。

他引用了复活的传统和见证，他说我从主那里得到了关于圣餐的知识，我把它传递给了你。这与马可福音第 14 章中有关圣餐的内容非常相似。嗯，有些人说，嗯，他是从主那里得到的。

它一定是在异象或者什么东西里。嗯，可能就是这个意思。但同样，古代犹太教师的常用技巧是说，我们从西奈山的摩西那里得到了这一点。

他们并不是说他们直接从他那里得到了它，而是说他们通过口头传统得到了它，他们相信这可以追溯到西奈山的摩西。就保罗而言，他本可以从其他门徒那里得到一些东西。再说一次，这是在这一代人内发生的。

这些是与耶稣在一起的门徒。他将其作为口头传统传承下来。哥林多前书第7章中关于离婚的说法，我稍后会谈到，耶稣的末世教导反映了我们在保罗身上的教导。

它与我们在耶稣的教义中所得到的内容非常接近，与我们从古代得到的一些其他来源（可能还有耶稣的一些道德规范）形成鲜明对比。现在，有了离婚这句话，如果保罗愿意的话，他有一个绝佳的机会为耶稣编造一句话。但相反，他区分了耶稣所说的和他自己所说的。

耶稣做了一个笼统的声明，说，好吧，不离婚。不要与你的配偶离婚。保罗必须在特定情况下限定它。

他说耶稣说过这句话。就像耶稣说的，你已经听到了，他引用了律法，然后说，我告诉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说，主如此说。

第7章第10节到第12节。然后他说，现在，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是与耶稣相矛盾，而是针对耶稣没有提到的特定情况来限定耶稣所说的话。

他特别区分了耶稣权威的教导和他自己的教导，这也是受默示的，但不是耶稣所说的。同样地，如果作家们自由地创造故事，我们就不会有符观福音书中的那种重叠，也不会出现约翰福音中的各种相似之处，尽管约翰福音主要强调不同的事情。EP 桑德斯（EP Sanders）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我喜欢引用他的话，部分原因是我在杜克大学与他一起学习。

我有一段时间是他的TA。而且，这只是普遍注意到的。如果你看看福音书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大多数这些差异都很小。例如，枯手的男人。他必须伸出手。

卢克指出是右手枯萎了。马太福音或马可福音没有具体说明这一点。嗯，这确实是一个小细节，等等。

所以我浏览了福音书，浏览了所有的福音书，才看到了变化的范围。这与其他古代传记中的变化范围相同。这根本不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

嗯，有些人对福音书的可靠性提出了异议。我不会花太多时间讨论这些反对意见之一。这是道德上的反对。

人们有时会说，好吧，你知道，如果你向我提供有关其他古代作品可靠性的信息，我会相信。但是看，如果我相信福音书，我就必须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嗯，这不是理智上的反对。

这是一个道德上的反对意见，不一定能在理智上得到解决。当你下降到那个水平时，你知道，那么你就要求悔改。你正在和那个人讲道理。

你正在和他们交朋友。不管怎样，你都在为他们祈祷，但这不是一个智力问题。但另一个问题是失落的福音书。

人们有时会提出失传福音书的问题。然而，《失落的福音书》是用词不当。他们没有迷路。

它们大部分都被丢弃了。但无论如何，四福音书，如果你看看早期的正典列表，四福音书在最早的正典列表中被一致接受，除了马吉安，他被认为非常古怪。那是整个罗马帝国。

这已经是第二世纪了。除马吉安外，所有基督徒都接受福音书。那是从法国的爱任纽，到叙利亚的塔蒂安，他们接受了四福音书。

正典存在争议，但它们不涉及福音书，因此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内容无关。在40份古代正典清单中，只有一份提到了这四份之外的任何福音书，那就是多马

福音。所以，绝大多数人，95%或更多，接受了这四个，而且只接受了这四个。

就失落的福音书而言，我们所说的古代世界的福音书有两种。其中之一指的是我们所说的伪经福音书。这些来自古代小说的鼎盛时期，即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它们是小说。

现在，我并不反对小说。如果你喜欢看小说，那没问题。你可以读伪经福音书，它们是小说。

但要说伪经福音书给了你关于耶稣的可靠信息，它们没有同样的加利利和犹太信息。古代小说家通常不关心回溯并确保历史细节正确。伪福音书并不关心回溯并确保历史细节的正确性。

诺斯替福音则是一个不同的故事。它们不完全是小说。它们是不同的体裁，主要是谚语。

再说一次，语录集并没有错。箴言是谚语的总集。马太福音的 Logia 可能是一本谚语集。

当然，对此存在争议。但我们在诺斯替福音书中看到的是来自二世纪或之后的诺斯替元素。这些都不是一世纪的。

多马福音可能是其中最早的，也可能是最有可能包含有关耶稣的真实信息的。但我们如何知道其中哪些信息是真实的呢？嗯，它与我们一世纪的资料一致。多马福音通常可以追溯到2世纪中叶。

一位学者尼古拉斯·佩林 (Nicholas Perrin) 认为它依赖于《Diatessaron》，将其追溯到170年。但即使是在2世纪中叶，我们谈论的也是大多数学者对《马可福音》日期的近一个世纪之后。多马福音是最早的非正典福音书。

其他的都晚得多了。但即使是多马，其中最有可能包含耶稣言论的痕迹，也有诺斯替主义元素，一种直到公元二世纪才被记录下来的诺斯替主义。再次与一些早期学者的说法相反。

埃德温·山内溥已经平息了这个案子。而今天的大多数学者，追随山内，追随威尔逊，追随其他学者，如果你回头看看证据，大多数材料都比那晚得多。有些人其他失传的福音书争论不休。

一位学者认为 Q 是一本失落的福音。但问题在于，学者们对 Q 的讨论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它没有丢失。

它是假设的和重建的。而那位学者重建它的方式更是假设性的。但一些学者走得更远。

有些人说，好吧，我们不会依赖正典福音书。我们将依赖秘密的马可福音，而不是正典中的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秘密是一篇非常短的文本。

它的发现很有趣。有一本小说，莫顿勋爵在某个修道院发现了一份颠覆性的手稿。嗯，一年后，莫顿·史密斯去了那座修道院，发现了一份手稿。

一些研究过它的学者注意到了伪造者的颤抖和史密斯的希腊风格的痕迹。现在，我并不是说史密斯一定伪造了这份文件，但显然，这不是一份真实的文件。有人伪造了这份文件。

不一定非得是史密斯。它将耶稣描绘成一名同性恋魔术师，运用了 20 世纪西方对同性恋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在 1 世纪并不存在。它包含一些 20 世纪的黄色笑话，并被一些学者当作前福音资料来使用。

但现在许多学者认为这是 20 世纪的赝品。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世纪的事。史密斯认为已发现的手稿来自 19 世纪。

嗯，那是 19 世纪的事。手稿不知何故消失了。这是 19 世纪的作品，这份手稿是据说可以追溯到 2 世纪末的一些东西的副本。

所以，无论如何，这都不能追溯到一世纪。因此，当人们谈论失落的福音书时，他们实际上谈论的并不是真正好的来源。如果你想了解耶稣，教会在四福音书中的资料是最好的资料。

现在，我是作为一个如果我们能找到更多一世纪的资料的话会非常喜欢它的人这么说的。这对历史工作来说会很棒，但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除了这里的一个片段和这位历史学家，那里的一个片段和那位历史学家，这些都不会为我们从福音书中已经知道的内容添加任何内容。但我很高兴正典并不比现在长，因为当我必须在一个学期内教授新约时，如果我们有比四本福音书更多的书，我就永远无法完成它。

但如果我们发现其他一些东西，我仍然会很高兴。因此，我们从福音书的历史可靠性出发，转向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奇迹报告的问题。因为马可福音的大约三分之一，几乎是马可福音的三分之一，都是由涉及神迹或赶鬼的章节组成。

虽然这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读者来说不是问题，但传统上这在西方是一个问题，并且最初是许多西方对福音书持怀疑态度的基础。他们说，嗯，你知道，马可福音是最早的福音书，马可福音有所有这些奇迹。我们不能相信马克的可靠性。

因此，在这方面的的工作中，我做了一个 1,100 页的研究项目，并就本期奇迹报告编写了一本 1,100 页的书。我们必须考虑消息来源的可靠性问题。我们已经研究过古代传记和福音书的问题，并谨慎对待它们的来源。

马太和路加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马可福音。奇迹故事约占马可福音的三分之一，约占使徒行传的 20%。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也有很多这样的内容。

但西方学者经常质疑福音书，因为其中包含了基于早期西方学者的奇迹报告，称目击者从未声称发生过像福音书中那样的戏剧性奇迹。现在，你们中的许多人都知道了更多，但我要谈论这个，以便你们知道，如果你们确实知道得更好，你们知道许多西方学者，至少在过去，不知道的东西。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是一位新约学者，1800年代初至1800年中期的德国新约学者。

他认为福音书中一定充满了神话。事实上，他写福音书的日期比当今几乎任何人写福音书的日期都要晚。他说它们一定充满了神话和传说，因为目击者永远不会声称他们看到了奇迹。

而这些事情只能是传说。有趣的是，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有一个朋友，名叫爱德华·莫里卡。爱德华·莫里卡因诊断出脊柱问题而无法行走。

但莫里卡拜访了德国路德教会牧师约翰·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布卢姆哈特在1800年代因治疗和驱魔事工而闻名。实际上，与施特劳斯和布尔特曼不同的德国学术路线，巴特和莫尔特曼等人确实尊重布卢姆哈特的证词。

嗯，施特劳斯的朋友爱德华·莫里卡（Edward Morica）在访问布卢姆哈特之后，病愈了，并且在给施特劳斯写信时正在山里徒步旅行。施特劳斯说，不，我不相信。这不是奇迹。

尽管诊断出脊柱问题，但他一定在心身上无法行走。好吧，至少施特劳斯不能说，这是几代人只是重述故事后产生的传奇。施特劳斯自己应该更了解。

现在，至于这些事情是否真的可能发生在布卢姆哈特时代，我们确实有信件。实际上，我们有布卢姆哈特自己的日记和其他人的日记，这些日记向我们展示了这些是第一手目击者的证词，甚至不是一代人之后的证词，而是从布卢姆哈特时代开始，这些事情正在发生。那么，今天有可信的目击者报告吗？我们有医疗资源。

我只会给你一个样本。请记住，这本书有 1,100 页。这不是本课程的主题。

但我要给你一个样本，雷克斯·加德纳博士写的一本关于治愈奇迹的书。他是一名医生。我还为《英国医学杂志》撰写了相关文章。

他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九岁的女孩，她在没有助听器的情况下聋了，但她正在祈祷康复。她立刻就痊愈了。就在她痊愈前一天对她进行测试的听力学家说，不，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由于听觉神经损伤造成的。这不可能是心身问题。它不会逆转。

但第二天他给她做了测试，发现她的听力正常。目击者（其中一些是我认识的）报告说，在莫桑比克，聋哑非基督徒以耶稣的名义得到医治。这是在完全非基督教的村庄里，那里没有教堂。

信徒们会进去。他们会为病人祈祷。有时他们只是传道，病人就被治愈了。

这正是神正在做的事情，就像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开创性的传福音的时代。神正在医治人们。村里的人都知道这些人是聋子。

于是，第二天，村里就成立了一座教堂。由于这次复兴的发生，莫桑比克的整个地区以前被归类为非基督教地区，现在被归类为基督教地区。嗯，现在医学测试已对此进行了记录，包括 2010 年 9 月发表在《南方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现在，自然地，不同意这种可能性的批评者说，莫桑比克农村的测试条件不好。根据您观看此视频的时间，现在可能会更好。但莫桑比克农村地区的测试条件并不好。

嗯，确实如此。然而，如果你读过坎迪·冈瑟·布朗 (Candy Gunther Brown) 发表的进一步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 年测试祈祷，其中有一章。她并不认为这些事情是奇迹。

她完全不参与这场讨论。但她正在表明，很明显，有些人在为他们祈祷后立即从聋到不聋，从盲到不盲。我想如果你读过这些证据，你会发现这是令人信服的。

大多数正常人都会认为这是引人注目的。另一个例子是丽莎·拉里奥斯。连骨头都痊愈了。

她患有退行性骨病。她快要死了。她的父母还没有告诉她。

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她坐在轮椅上。她参加了一场疗愈运动。

无论你怎么看待治愈十字军东征，实际上没有人有机会在这次十字军东征中为她祈祷。神主权地触碰了她，她就跳起来跑来跑去，她的父母很惊讶，因为在此之前她连走路都不会。而且测试显示，连她已经退化的骨头也都痊愈了。

这本身不会发生。另一个例子是布鲁斯·范·马塔的例子，我们有重要的医学证据证明布鲁斯的遭遇。他被一辆半挂卡车压在下面，在这次事故中，他的大部分小肠被毁坏了。

经过几次手术，他的小肠只剩下很小的一部分，而他的小肠中有一段是必须的，一般有350厘米长。他的距离只剩下25厘米了。他的体重从180磅下降到125磅。

他慢慢地挨饿了。有人感到被引导，他的一个朋友感到被引导从纽约飞往另一个州威斯康星州，并为布鲁斯祈祷。当他为他祈祷时，他感到被引导奉耶稣的名命令小肠生长。

布鲁斯感觉全身有一股电流般的震动。布鲁斯痊愈了。测试显示，不，他的小肠并没有长到平均长度，而是他的小肠长到了他没事所必需的长度。

小肠的长度大约是正常长度的一半，但比以前的长度增加了一倍多。现在功能齐全。我们拥有的放射学报告证实了这一点。

所以人们有时会说，好吧，如果奇迹发生了，为什么你的肢体不长出来呢？好吧，你不需要用它来展示福音书，因为福音书里没有长出任何肢体。但这相当于长出了一个肢体，因为成年人的小肠，你知道，它可以变宽，但不能变长。所以这与那是等价的。

我们还有其他帐户。南燕博士 宁巴拉给我讲述了来自尼日利亚的伤背康复的故事。我们有经过医生证明的深伤口愈合。

Carl Cockerell，这位来自美国。对于那些说这些事情只发生在世界某些地方的人来说，它们实际上发生在很多地方，但在某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戏剧化。他在度假时处于一种状态。

他扭伤了脚踝。他六十多岁了，脚踝严重骨折，医生给他打了石膏，并让他在医院过夜。但那天晚上，他相信主向他显现并医治了他。

第二天，他问医生是否可以回家。医生说你可以回家，只要继续打石膏，一到那里就立即去看医生。于是，他回家了。

现在，很明显，放射学报告提到了脚踝骨折，那是他出院的地方。当他回到家时，他的医生委托提供了一份新的放射学报告，该报告在第一份放射学报告后大约八天返回。我划掉了医生的名字。

我有原始表格，但由于美国的某些隐私法，我划掉了医生的名字。但医生会查看新的放射学报告。他说，你不但脚踝没有骨折，而且从来没有骨折过。

卡尔向他展示了第一份放射学报告。他说，现在脚踝骨折了。我们可以看的另一个例子是乔伊·万尼弗雷德 (Joy Wannifred)。

其中许多人在这些时候也经历了戏剧性的精神遭遇。但她患有垂直隐斜视的典型病例，以至于她最初被使用，她的照片被用在宣传这种情况的小册子中。但当有人为她祈祷时，她得到了戏剧性的治愈。

她是泰勒大学的学生。她的病得到了戏剧性的治愈。不仅是垂直隐斜视，她的视力也完全治愈了，现在她的视力有 20-20，我希望我有这样的视力。

在古巴，**Mirta Venero-Boza** 博士是一名浸信会布道者，但她也是一名医生。她讲述了在祈祷不到半小时内严重烧伤就痊愈的故事。她是目击者。

当时她就在那里。天主教的医疗文献，有很多，而且已经写了很多。我不是重点关注这一点，但已经有很多关于这一点的文章了。

现在，我要转向其他一些目击者的证词，这些证词不是来自医生，而是普通目击者可以证明此类事情的案例，这些事情是戏剧性的。目击者证词被用作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史学和法律中的证据形式。换句话说，我们在很多学科中都使用目击证人的证词。

当我们谈论过去发生的事情时，我们必须使用人类过去的目击者证词。因此，我将给出一些来自我的采访或公开来源的例子，我有理由相信它们是可靠的。我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少数目击者应该比大量持怀疑态度的非目击者更重要。

我们会将其应用于大多数其他类型的索赔。例如，至少在我的文化中，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警察正在接受报告，正在采访目击者，有人走过来反驳目击者并说，这不是发生的事情。那么，警官说，好吧，你能告诉我你看到发生了什么吗？那个人回答说，我没有看到任何事情发生，因为我不在那儿。

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它没有发生。我们不会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点。同样地，有人说，嗯，我知道奇迹不会发生，因为我从未见过奇迹，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论点，因为还有其他人，事实上，还有数百万其他人，他们说他们见过他们。

现在，我想确保没有人误解我的观点。我并不是说所有祈祷的人都会得到治愈。比如说，你看我的头就知道，我有男性型秃顶，我戴着眼镜，等等。

我还经历了一些其他更严重的事情，我不是在开玩笑，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得到治愈，我也没有这么说。但我们确实有关于上帝确实创造奇迹的重大说法。例如，元淑和朱莉马，他们当然是非常可信的目击者。

反对奇迹的休谟说，我们没有可信的奇迹目击者，但我们有很多可信的目击者。元淑和朱莉都拥有博士学位。元淑是牛津大学牛津宣教研究中心主任。

当他们为某人祈祷时，一个巨大的甲状腺肿立刻在公共场合消失了，有许多目击者，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另一个例子来自我的另一个朋友。这些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至少可以证明他们的可靠性。

路德·奥康纳是联合神学院的教授。他还为一位菲律宾妇女祈祷，她的腿上植入了不可弯曲的金属植入物。当他为她祈祷时，她感到腿上有些发热。

而且之前她还不能弯曲腿，但后来她能弯曲腿了，两人都惊呆了。现在，我没有菲律宾的医疗报告，所以我无法告诉你金属植入物是否消失了。我只能说，如果它还在那里，那么它现在就是一个可弯曲的金属植入物。

但我的另一位朋友丹尼·麦凯恩在尼日利亚度过了很多年，几十年了，我在尼日利亚和他一起工作了三个夏天。因此，我问他是否有尼日利亚的账户。他说，其实我有一个美国的账号，我小时候，我弟弟被烫了一身。

他掉进了一个装满滚烫热水的浴缸里。他的皮肤被严重烧伤，当医生试图脱掉他的衣服时，皮肤被撕裂了。于是一家人和他们的牧师聚集在一起祈祷。

丹尼来自卫斯理传统。他们聚集在一起祈祷。我只是向你展示这种情况的发生。

它不限于一圈教堂。他们聚集在一起祈祷，正当他们祈祷时，他突然发现他的小弟弟不再哭了。他抬头一看，弟弟的皮肤已经完全变成粉红色，焕然一新，就好像从未被烧伤过一样。

丹尼说我记得那件事就像昨天一样。他能够向我提供有关此事的各种细节。这种事情往往会留在你的记忆中。

就可靠的目击者而言，我希望我被认为是其中之一。我的兄弟克里斯后来也获得了博士学位。物理学家，这件事发生时我在场。我是家里第一个皈依的人。

后来我弟弟也成为了基督徒。嗯，我们正在一家疗养院帮忙查经。我们俩都是基督教信仰的新手。

那里有一位年长的妇女，名叫芭芭拉。芭芭拉总是说，我希望我能走路。我希望我能工作。

每周她都会坐在轮椅上说这句话。最后，一个星期，圣经研究负责人（当时是富勒神学院的一名神学院生）决定做点什么。我不建议你这样做。

这就是圣灵特别引导他这么做的。如果主不带领你这样做，那可能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但无论如何，他走到她面前说，我厌倦了这样。

抓住她的手，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走吧。把她从椅子上抱起来。现在，如果信仰是一种偏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能被指责，因为我感到震惊。

从她脸上的表情我可以看出她也很害怕。所以，如果这是心身问题，那不是她的心理问题。但她很害怕。

我们都以为她会摔倒在地板上，但他陪着她在房间里转了一圈。从那时起，芭芭拉就能走路了。从那时起，在查经的时候，她就会说，我喜欢这个查经。

我喜欢这个圣经学习。我现在要举一些治愈失明的例子，同样，失明通常不是心身性的，特别是当它是由白内障、黄斑变性或类似疾病引起时。我发现了大约 350 份失明治愈的报告。

事实上，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了更多的报告。现在，有些来源比其他来源更可靠，但其中许多来源的可靠性非常高。雷克斯·加德纳（Rex Gardner）的书《治愈奇迹》再次讲述了一些关于某人从失明中被治愈的故事。

这些是他追踪医疗文件的内容。我将继续阅读一些我认识的亲眼目睹过这些事情的人的报告。一件事情发生在印度北部。

剑桥大学转型商业研究所所长弗林特·麦克劳林（Flint McLaughlin）2004年和其他一些朋友在印度北部，为那里的一位盲人祈祷。而且盲人的眼睛浑浊，毫无疑问是白内障造成的。嗯，眼睛已经痊愈了。

这是那个人之后的照片。这就是那人绕圈奔跑的田野，赞美上帝，因为他的瞎眼已经被医治了。这就是他讲述他的故事的地方。

他开始哭泣，我咨询的另一位目击者，因为我总是咨询在场的其他目击者，当他们有空时，其他目击者之一，当他开始哭泣时，说，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我一直听到孩子们的声音，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脸。这是他和在场的其他几个人的合影。现在，Bangushabaku Kato 博士是我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朋友。

他来自与西方福音派弟兄有联系的教派。他是布尼亚沙洛姆大学的校长。我们在一起开会，讨论非洲的种族和解，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但是因为我正在写奇迹书，所以我说，好吧，让我问你，你见过任何戏剧性的事情，任何戏剧性的奇迹吗？他说，哦，是的。几年前，我们几个人去一个村庄传福音，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位失明的老妇人，她没有得到萨满的帮助。她没有得到任何可用的医疗帮助。

所以，他们说，你能为她祈祷吗？他说，好吧，我们互相看着对方。我们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但我们说我们来是为了荣耀主的名。

让我们看看他会做什么。他们开始祈祷。不到两分钟，她的病就痊愈了。

她开始大喊“我能看见，我能看见”，然后跳舞。她的余生一直保持视力。现在，有时这有点出乎意料，你知道。

许多年前，我感觉圣灵要我去为某人祈祷。我感觉就像是在这个特殊的走廊里。于是，我走进校园里这条特殊的走廊，发现走廊里只有一个人。

于是，我走到他身边。我说，你有什么事需要祷告吗？他说，好吧，你知道，我的背很痛，但我认为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但无论如何，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祈祷。

所以，我开始祈祷，突然意识到，你知道吗？我觉得主希望我祈祷，但我以前从未这样做过。我该如何祈祷？所以，我才开始祈祷。突然，那家伙开始大喊，嘿，我的背好多了，我的背好多了。

我想，等等，上帝，我还没说完呢。无论如何，主知道。是他做这项工作。

这不是我们。所以，这篇文章来自我的一位学生，他在我任教的一所神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和牧师学位，保罗·麦考基，喀麦隆浸信会教徒。我的另一位学生碰巧在喀麦隆访问，她告诉我，他为一个盲人祈祷，然后盲人的眼睛就被打开了。

我和保罗谈过这件事，他说，哦，是的，确实如此。但保罗的故事太多了，以至于没有一个真正是他所讲述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布鲁·沃尔杜（Gebru Woldu）给了我，来自埃塞俄比亚纯福音教会的给了我一些记录。

格雷格·斯宾塞，这个有医疗文件。格雷格·斯宾塞因黄斑变性而失明。此时，他在法律上已失明。

他已被认定为法定盲人，并正在接受针对这种残疾的培训。他去静修中心疗愈心灵。这甚至不是，他甚至没有为自己的视力痊愈而祈祷。

他正在祈祷他的心灵得到治愈。突然，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发现自己能看见东西了。他走到外面，一切都看得很清楚。

医疗报告显示他的视力显着恢复。它仍然存在。现在，这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他提供残疾补助金的社会保障管理局说，等一下。

这是由于黄斑变性引起的。你不可能已经痊愈了。那不会发生。

就这样，他们检查了大约一年。然后他们得出结论，你的视力有了显着的恢复。您现在可以看见，但您将不再残疾。

所以，你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我想给你们的下一组叙述与从死里复活有关。现在，通常我们不认为人们只是心身死亡。

所以，这对于那些说这些事情只是心身问题的人来说是有帮助的。现在，有时人们会说，好吧，你知道，死亡可能被误诊了。也许他们只是认为这个人已经死了，而这个人并没有真正完全死掉。

所以，我现在想指出的是，在我自己的圈子里，我们至少有10个目击者账户，实际上超过10个目击者账户，是我的圈子和我妻子的圈子里的人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你知道，如果这些都是误诊死亡，那么我们过早埋葬的人数就相当不成比例。但我认为，事实上，上帝只是在很多地方创造了奇迹。

但这并不是说它永远不会被误诊。有时是这样。但是，你知道，如果你试着想一想，如果我们不过早地埋葬太多人，你会期望在你的直接圈子里有多少人？如果说也许有十分之一的机会，那么你就会认识你最亲近的圈子里的某个人，我认为这个人非常慷慨。

这可能只是一个比这个数字高得多的机会。但如果我知道我的直接圈子里有10，那就是10的10次方。这就像一百亿分之一的机会。

我恰好是写这本关于奇迹的书的人。我的观点是，这可能不是巧合，而是在他们祈祷的圈子里以及在上帝引导他们这样做的圈子里，我们经常会发生许多奇迹。从历史上看，我们有很多账户。

其中一篇来自卫斯理的日记，例如1742年12月25日。他为10天前生病的迈里克先生祈祷。据他们所知，他已经死了。

在他们为迈里克先生祈祷后，他苏醒了，然后病情好转了。我们还有许多来自医生的账户。我从菲律宾的Mervyn Oscobano医生那里得到了一份，从西棕榈滩的心脏病专家 Chauncey Crandall 医生那里得到了一份。

2006年，有一位名叫杰夫·马金（Jeff Markin）的男子因胸痛入院，在检查过程中倒下，在急诊室尝试了40分钟才苏醒。尽管他们遵循了美国心脏协会的所有协议，但仍无法使他苏醒。这时，他们叫来了正在医院巡视的克兰德尔医生。

他是一名心脏病专家，所以他可以验证这一点。他们向他展示了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都同意，好吧，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竭尽全力。

这个时候，男人已经无法复活了。所以，他要回去巡视，但他是一名基督徒。他感到圣灵带领他回去为这个人祷告。

他按手在这个人的头上说，神父，如果你想让这个人有另一次认识你的机会，我祈祷你能让他从死里复活。显然，这通常不会发生。护士瞪着克兰德尔医生，就像是，克兰德尔医生，你疯了。

但他转向刚和他一起进来的同事说：“再用桨电击他一次。”这位同事说，我们都同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但这就是你想要的。再次用桨电击他。

立刻，他的心跳就正常了。现在，在您的心跳停止一两分钟后，您通常不会期望心跳立即正常，但他的心跳立即正常。好吧，在缺氧六分钟后，不可挽回的脑损伤就开始了。

于是，护士开始尖叫，克兰德尔医生，克兰德尔医生，你做了什么？这个人显然已经死了。那人脸色苍白，但手指却已经紫绀发黑。明明他已经死了，但现在他又活了。

这是一个星期六。周一，当他回到医院时，克兰德尔医生去看望了他，那个人正在与他交谈。脑部没有受到损伤，这个人确实有第二次认识主的机会。

这是克兰德尔博士在该男子接受基督时参与洗礼。肖恩·乔治医生来自澳大利亚，他本人也是一名医生。当他们试图救活他时，他死了。

他们花了 55 分钟试图让他苏醒。他有所有的医疗文件。55 分钟后，他已经出现急性肾衰竭，所有器官都衰竭了。

但他的同事非常悲伤地对他的妻子说，你现在需要和他说再见，然后我们就会让他脱离生命维持系统。他们进去了，她进去了，她只是说，上帝，请把他还给我。同样，这种情况并不总是发生，但突然他的心脏开始工作。

他的一位同事表示，这是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因为显然他现在脑部严重受损，他的妻子在某个时候将不得不选择让他脱离生命维持系统。但他并没有立即痊愈，但他已经痊愈了。三个月内，他又重新回到医生岗位。

他的脑部没有任何损伤。另一个例子是我以前神学院的新约同事黛博拉·沃森博士（Dr. Deborah Watson）提供的，她拥有博士学位。来自英国她向我讲述了她年轻时家里发生的事情。她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她的小妹妹坐在高处的摇篮里。

不知怎的，它倒了下来，姐姐掉了出去，她的后脑勺落在了下面很远的水泥地板上。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一动不动。他们跑向她，我向黛博拉的父亲证实了这一点，当他把她举起来时，他感觉她的后脑勺在他的手下被压碎和嘎吱作响。

他们带她去看医生，疯狂地祈祷，医生开始对她进行治疗，然后叫来了那些人，叫来了她的父亲，说：“你说这件事发生在哪里？”你说当你摸她的后脑勺

时你有什么感觉？她的头骨已经完全成型，她已经完全痊愈，从那以后就再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印度方面对此提出了相当多的要求。事实上，在一篇记录印度东北部尼西部落人民信基督运动开始的论文中，有一位政府官员的儿子死了。

好吧，他的儿子此时已经快要死了，他尝试了一切。他向不同的神祇献祭，尝试了一切可用的医疗帮助，最后，药剂师说，好吧，你为什么不尝试向基督教的上帝耶稣祈祷呢？据说他使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从死里复活。于是，他回去了，据他所知，他的孩子已经死了。

再说一遍，这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他说，神啊，如果你使我的孩子从死里复活，我就会成为你的追随者，如果你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就会成为你的追随者。所以，他的孩子确实复活了，他也成为了基督徒。这是尼西部落人民中许多人转向信仰基督的人民运动的开始和火花。

两位在世界各地研究全球五旬节主义的西方社会学家本身并不是五旬节派，他们只是在研究五旬节派，尽管他们是基督徒。他们采访了不同地方的当地人。在一个地方，他们采访了一位印度教村长，他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一位牧师为这名妇女祈祷后，她在被宣布死亡后又复活了。在另一个地方，有一位印度牧师正在为一位死去的女孩祈祷。她的鼻子里有虫子出来。

显然，她已经死了。但她恢复了意识，分享了她的经历，她对来世的死后经历。当地报纸报道了这个故事。

另一个例子，这个来自孟买。那里的牧师与我分享了这一点。信徒们都在静修中心，而静修中心并不是专门的基督教静修中心，它是为所有人服务的。

信徒们发现一个名叫维克拉姆的印度男孩躺在池底。他们把他拉了出来并祈祷，但什么也没发生。其中两人带他离开去寻求医疗帮助。

该团体的一名护士和一名调解人将他送往当地一家医院。医生，第一个医生说，看，他死了，把他带走吧，我们无能为力。第二位医生实际上勇敢地尝试挽救维克拉姆，但他无能为力。

嗯，一个半小时后，他们带着尸体回到了队伍中。当维克拉姆复活后，这群人留下来继续祈祷。而这些维克拉姆的照片，都是维克拉姆复活后拍摄的照片。

现在，有时在冷水溺水的情况下，你可以在正常的六分钟后救活某人。但这并不是特别的冷水，一点也不冰。而且，通常情况下，即使一个人可以重新开始呼吸，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完成后他就准备好上场比赛了。他说他听到耶稣的名字，然后就得救了。他的印度教父母指出他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这些是维克拉姆和他的家人参加基督徒礼拜仪式的照片。现在，我在菲律宾采访了一位姊妹。1983年，她因肝癌去世。

奇迹固然美好，但我们仍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更广泛地推广医疗保健治疗。不管怎样，她于1983年死于肝癌，她无力承担治疗费用。

我想她告诉我她一直服用一颗阿司匹林。这是她唯一拥有的东西。1984年，她在医院去世。

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后，一位浸信会牧师和她的朋友在一起，和她一起在停尸房里，牧师祈祷。我说，牧师祷告了什么？她说，我不知道，我已经死了。不管怎样，但牧师祈祷后，他们注意到床单下面有东西在动。

他们认为可能有老鼠进去了。他们把它拉了回来。她还活着。

她因肝癌而肿胀的腹部完全正常。最终，她找到了一位医生，医生告诉她她将死于肝癌。结果这位医生就皈依了。

这是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帐户。这是我邻居寄来的。在我写完《奇迹》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后，当我搬到阿斯伯里神学院时，我的邻居来自印度尼西亚。

他与我分享了他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朋友的见证。我展示了接下来的几张照片，以便您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人已经死了。但如果你一看到血就感到恶心，就不要看接下来的几张照片。

但他的朋友被杀了。事实上，还有比这更血腥的场面。这是尸体被移动后的样子。

但是他这样被杀之后，你可以看到他的脖子，他的头虽然没有完全掉下来，但是伤势已经相当严重了。他经历了天堂的经历，然后被送回到他的身体里。好吧，他们正在把尸体送往医院。

正如你所看到的，他们没有非常小心地对待尸体，因为他们认为他已经死了。但他到达医院后，医生们惊讶地发现他还活着。于是，他们把他的脖子缝了回来。

他确实需要医疗帮助，但对于医生无法做到的部分，即让他复活的部分，上帝就这么做了。他的伤疤仍然可见，但他今天仍在事奉。这是另一位学者。

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 **Ayo Adewuya** 教授，目前在美国任教。我在一次学者会议上分享其中一些叙述，目的是为了告诉我的学者同事，你知道，有时当我们在西方阅读福音书时，我们将这些奇迹故事视为一个问题。但在世界许多地方，人们对这些内容更加开放，也许我们可以从他们如何阅读这些内容中学习。

[Ayo 在 Biblicalelearning.org 上教授《哥林多前书》2]

当我讲完后，阿德乌亚博士从观众席后面站起来，他说，实际上，我对此有一个记录。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他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死产了，30分钟后，他们为他的儿子祈祷，他的儿子复活了，并且没有脑损伤。他现已获得伦敦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另一位朋友，里奥·巴瓦。Leo 和我曾在尼日利亚一起工作过，所以 Leo 给我讲了很多故事。但在我写这本书之前，我并没有真正问过他有关奇迹的问题。

所以，你知道，当我写这本书时，我说，你有关于奇迹的记载吗？他说，嗯，不是很多，只有几个。给了我七页他的账目。其中之一是他在这个村庄进行研究的帐户。

他是一名研究员。他现在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他正在这个村庄做研究，这时主人的邻居走过来，把他们认为已经死了的孩子交给他，并说：“你能为他祈祷，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他们把孩子放在一边祈祷了几个小时，然后他们把孩子还给了他们。

我在尼日利亚遇见利奥的事工就是蒂莫西·奥拉纳德的事工。提摩太现在已从事不同的事工。他是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

但蒂莫西是在事故中丧生的两人之一。警方发现没有脉搏或心跳。鲜血在他身上烘烤。

凌晨3点左右，即事故发生八小时后，他们发现他在太平间里移动。医生认为这会导致严重的脑损伤。但三周后，他出院了。

他确实需要治疗。但三周后，他出院了，现在除了一道疤痕之外，他什么也没有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就看到了那道伤疤，但我从未问过他。

后来我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为他做手术的外科医生也是那里的医学院教授，他说：“这真是一个奇迹，你还活着，而且脑部没有受到损伤。”这是两个奇迹。

医学院的学生问他，嗯，这个怎么样？那这个呢？他说，既然如此，就算了吧。我已经告诉过你。这真是一个奇迹。

他现在是尼日利亚传教区一位广受尊敬的领袖，也是一名英国圣公会牧师。我可以给你一些其他的帐户。这些来自我通过我的妻子在家庭关系方面更加了解的人。

马马泽（Andre Mamadze）牧师，他坐在——嗯，是左还是右取决于你是在我后面还是在我前面。但无论如何，安德烈·马马泽牧师给了我一个账户。他是我兄弟的牧师——我的妹夫之一，一个有颂歌的人。

马马泽牧师是我的妹夫和喀麦隆一座大教堂的牧师推荐给我的。他来自韩国。他也是那里一所神学院的院长，他说，这个人有很多可靠的说法。

好吧，他给了我一个名叫奥利弗的女孩的经历。奥利弗当时大约六岁，她在早上去世了。他们把她带到医院。

医院宣布她死亡。他们把她带到另一家医院。另一家医院宣布她死亡。

所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惊慌失措。他们把她带到教堂，把她放在牧师办公室的桌子上，然后说，你能祈祷吗？助理牧师说，这太疯狂了。

她死了。我的意思是，这太可怕了，但我们无能为力。你需要带她去太平间或者至少带她回医院。

这是教堂。马马泽牧师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和他们一起祈祷。你继续出去并开始服务。

他们正要开始祈祷仪式。现在已经是下午六点左右了，所以她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了，也许有七八个小时了。于是，他开始和他们一起祈祷，当安德烈·马马泽牧师和父母一起走出去，奥利弗和他们手拉手一起走时，祈祷仪式中的助理牧师感到非常震惊。

五年后，当我采访奥利弗时，他仍然很好。这些都是神所做的事。这些都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实现的。

我们还有很多来自刚果布拉柴维尔的例子，那是我姐夫和我妻子的家乡。三个星期后，就在埃格利斯（Église）内 *Évangélique du Congo*，刚果福音派教会，它是刚果的主要新教教派，我从这个教派内部的人那里得到了七个目击者的叙述，我家人非常熟悉的人，包括该教派的主席，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他自己的儿子，

人们通过祈祷从死里复活。我指定教派只是为了让你看到它发生在很多不同的群体中。

如果我在那里采访了五旬节派教徒，如果我在那里采访了天主教徒，我可能会有其他故事。这些是我从我妻子在这个教派的一小群朋友那里得到的故事。珍妮·马比亚拉（Jeanne Mabiala）向我们讲述了三个故事，她在场并为某人祈祷，然后他们就长大了。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巧合。其中一个记载是关于一个出生时就死了的婴儿。珍妮·马比亚拉（Jeanne Mabiala）是福音派教会的执事，但她也接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助产士培训。

战争期间，她有时不得不接生。嗯，这个婴儿出生时就死了，脐带缠绕在脖子上。婴儿已经变成灰色，显然已经死了。

珍妮妈妈认为婴儿可能是在夜间死在母亲子宫里的。父亲出去给婴儿造棺材。与此同时，珍妮妈妈（我们这样称呼她）、母亲和其他人都在为这个孩子祈祷。

当父亲砌完棺材回来时，孩子还活着。他们给孩子取名米尔格拉斯（Milgras），意为千倍的恩典。她现在在学校。

我姐夫布拉柴维尔教堂的另一位执事。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姐夫。现在也是，他是那个姐夫的岳父，所以我猜他就是我的亲戚了。

但无论如何，这就是，他叫Papa Albert Besweswe。他实际上是刚果北部埃通比的一名学校督察。他说这些事情在他去过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生过，但在埃通比却发生了。

这只是上帝要他做的事情。他发现他家周围聚集了一群人。人群聚集在这个大约八小时前去世的女孩周围。

他们带她去见不同的萨满，不同的传统治疗师，他们不仅使用药物，这是有道理的，而且他们还向不同的神灵或灵魂献祭。他们把血涂在她的嘴、眼睛、鼻

子和耳朵上。但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她苏醒，所以他们把她带到了基督徒那里。

他说，你为什么先向所有这些其他的神祈祷？你为什么不先来就近又真又活的神呢？但因此，你可能知道耶稣基督的神是真神。他把孩子带到一边，等了大约半个小时，才将她活着交还给父母和聚集的人群。嗯，这在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下次有孩子死的时候，他们就去寻找 **Papa Besweswe**。但 **Papa Besweswe** 出城去其他地方视察学校。于是他们找到了他的妻子，她来了，她祈祷了，这个孩子就复活了。

现在，完成后，她说，哦，主啊，我刚刚做了什么？但上帝给了她信心，让她在需要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我再次问其他地方是否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她说，他们都说没有。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我问里奥·巴瓦以前是否发生过这种事。

利奥·巴瓦说，你知道，我唯一一次祈祷，而贝斯威没有为其他死者祈祷。利奥唯一一次为死者祈祷的是他最好的朋友。什么都没发生。

但当为了这个村庄的福音而发生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克兰德尔医生以前也曾遇到过另外一个病例。他自己的儿子死于白血病，他祈祷，儿子却没有复活。

但他决定他不会失去信心，神仍然是神，无论如何神仍然是值得信赖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下次神真的特别带领他去为杰夫·马金祈祷时，他的信心已经准备好了。我将在下一部分中讲述更多故事，但希望这能让您知道奇迹确实发生了。

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 2 场会议，可靠性，第 2 部分，以及奇迹，第 1 部分。